



一代又一代大廉山革命后辈的脊梁也在北部湾的海风中挺直,向着光生长……

木棉岁岁红如火

◎ 邹凯丽

晨光漫过市图书馆,照在斜楼球形玻璃体的大“珍珠”上,闪过来来往往行色匆匆的过路人影。我在图书馆前的阶梯旁,等着邹优生阿伯(北海邹氏文化促进会秘书长、广西邹氏宗亲联谊会副秘书长)一同去探望合浦县公馆镇石湖村委的革命前辈邹良钜的爱人朱八婆(朱福芬)。抬头望着满树绽放的木棉花,花朵嫣红似火,难怪被称为南方的英雄之花。

家住图书馆旁的朱八婆坐在轮椅上,由家人推着出来迎接我们。1927年出生、今年已年近百岁的她,一头短白发,气色很好,耳聪目明,一眼认出优生阿伯。只是她已不能行走,要等家人空闲时才能推着她出门晒晒太阳。“前两年,我每天都来这儿。”八婆颤巍巍指向图书馆一楼大厅说:“周末的清晨总是坐满带着早餐入馆的学生,看到这些孩子,就像看见当年煤油灯下参加革命的后生仔。”

在八婆家里,我们见到了才永伯公——朱八婆和邹良钜前辈的长子。他1972年11月7日入党,在2023年7月1日收到了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小心翼翼地从书房书架上层的玻璃柜里取出一个红色的盒子,颜色还很鲜亮,盒子上一尘不染。柜子里还保存着他父亲生前荣获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1945-2005)奖章、“合浦武装起义四十五周年”(1940-1985)纪念奖章、“建设合浦水库湖海运河”标兵奖(1958-1960)、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颁发“解放西南胜利纪念章”(1949.11.1—12.27)八一奖章等荣耀奖章。

才永伯公坐在沙发上,一手扶着眼镜框,一手摩挲着一盒泛黄的《合浦县公馆地区党史记事》《合浦武装斗争四十五周年纪念暨为合浦地下党平反大会资料》等资料,其中关于父亲的记录书页上被他画上了圈写上了标注,并夹上一片干木棉花瓣。“凯丽,你看这里,当年我家和忠铨祠堂、广基祖堂(民众夜校、夜会),实际上是情报站和革命联络点。有一回国民党特务来村里搜查,家人把密信藏在斗笠里,换了好几个人戴斗笠,才把密信送到组织。”

才永伯公低头抿了口茶,从黑色裤袋里缓缓摸出一部旧手机。在相册里找出四张老照片:两张是父亲年轻时身着笔挺军装,剑眉星目,坚毅有神;一张是暮年照,前额已秃,一脸和蔼的笑容;另一张是父亲与同志们的合影。照片周边已模糊泛白,却掩不住他眼里透射的军人风采。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邹良钜,1940年10月回公馆镇石湖村与邹世言开办民众夜校,学习革命理论传播马列主义思想。1941年参加公馆中学学潮,反对国民党右派校长迫害进步学生;同年9月先后在杨屋小学、崩赖小学教书开展革命工作。1949年3月他与邹忠昆、陈铭州一起到陵陵、均塘村做族老工作同时征粮70担……

朱八婆记忆最深刻的是1949年的农历七月十四那天晚上,邹良钜悄悄回家过节,当时八婆才20岁,她对爱人说锅里烧了热水,洗澡吃饭就在家过夜。据朱八婆以及村中老人共同回忆,加上地方文献资料记载,他们的谈话被人偷听到并报告给在公馆镇上的张相琦国民党军官大队。那晚,才永伯公的爷爷像有预感会出事,一直催促儿子快点离开。第二天一早,邹良钜刚走到门口(现村委会附近),敌兵一行人就浩浩荡荡前来包围了村子。匪兵在家里仔仔细细搜查了八次,连房梁、柴房、牛栏、尿缸、粪池都反复多次检查,并用刺刀撬坏装衣服用的两个小木箱。当他们审问八婆时,她坚决咬定不知道,只说丈夫叫阿八,出去做生意,挣不到钱一直不回来。那天凡有人路过家门口都被盘问,才永伯公的奶奶使眼色暗示他们,说他读书时就叫阿八,大家都这么叫。审问的人发火了,说:“你爱人叫邹良钜,去做‘贼’了,你还说去做生意!”说着就要绑了八婆和家里人。八婆背着孩子,一家人被吓得大哭。还好另一个头目说不关女人的事,把家里所有物品带走并捉走邹才阶甲长三人。邹良钜前辈事前走出,有惊无险,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北海市多个单位任职,大展抱负。

当前辈们的故事穿过岁月,飘到耳边,我仿佛看见无数脊梁在历史的风雨中倔强挺立。他们用枯瘦的手掌托举希望的火种,眼里跃动一种名为信仰的光芒,在暗夜中凝成道道星光,照亮前行的道路。革命哪有那么容易,那是无数普通人用热血用生命浇灌的光明之花,开在无数个风雨暗夜,温暖整个中华民族的灵魂。

中午时分,我抱着才永伯公交给的资料盒往家走。盒子沉甸甸的,仿佛装着整个合浦大廉山动荡飘摇的几十年风雨。一朵木棉花砸到眼前,路面上落红满地,树顶上红花灼灼。八十载春秋,木棉岁岁红如火,而一代又一代大廉山革命后辈的脊梁也在北部湾的海风中挺直,向着光生长。

(作者为教师,北海作协会员。)



溜达黄昏

这片草地太大了,不是城市里的人造绿地可比拟。大自然的宽容,从来不肯将自己的落脚点移向城镇,逼迫城居及蜗居者从城市走向自然,这样,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便有了人气。然后,自然环境的“皮毛”又被人多地变态地带回城区镇域,成为人们崇尚和追求的生存空间模式。而一旦到达自然境况十分理想的实地实景,面对博大的山水空间,还是禁不住感叹:太美了。美才是生活,美才是人生,美天经地义地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和向往。

有人早就搭起了帐篷,下棋对弈,甩手扑克,弹唱唱歌,侍弄餐饮,或许还想要留下,过个难得的美妙之夜。

与露珠为伴,以虫鸣草语为催眠曲,月亮知我心,过一个卡萨湖醉人的夏夜!

(作者为北海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自驾游

这里的天地、人与山水独优一方,如诗如画地渗入每一位生存者和到访者的骨子里……

卡萨湖的傍晚

刘海贤 图/文

往来之间,只为山水呀。未近湖,先走山,山路在上,湖在下,野花簇拥,黄纓吐艳,蓝莹莹的湖面像镜子,照着天,照着地,照着峰峦与幽谷,照着庄稼和走畜。沿山路下行,一片平川展现在眼前,近处是草地,远处是湖泊。水草相依,清爽与清悠交融,神情和神气共和,真好,旅途劳顿的初衷,兴许就是为了这一刻的惬意与消融?有人就不大理解,值得吗?旅游有什么好玩,费钱费力又费神。用“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说事,可能过了。但人生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忘了吗?不就是既要消费辛辛苦楚,又要消费畅快达意的吗?!仅做“井底蛙”,哪知世上还有一个卡萨湖“巨蛙”呢?若知之甚少,那干之甚多,便无从谈起了。深圳人说,不懂得娱乐和休息,就不懂得工作。看山看水看自然,之所以成为许多创业打拼者的“工余”课题和老年人的晚景赋闲篇,也就特别容易理解。辛劳时渴望快意,快意时暂忘劳苦。快意和劳苦也许就是人生交响的主旋律吧。

不妨走走看。一群戴毡帽、着牛仔服、穿露脐装的时髦男女正“疯癫”着呢,牵狗拉羊,朝天挥手,“呵嗨——呵嗨”地呐喊,是回应无人机的采景还是面对山水的情不自禁?天边开始变得灰蒙起来,迷离间有一种更加微妙难言的美。田园中的红房子也收起了自己的锃亮,唯有卡萨湖在眨眼,夕阳将自己最后的精血洒落在草地上,马儿独自沉醉,一心一意低头慢行觅食。它的另一位同伴倒是驻足溪边垂饮,身上驮着一对母女,盛装浓抹,应该是想体验一下马背生活的城市游客,随行牵绳的藏妇似在向她们讲述点什么风俗上的事,那位母亲不时地调整自己的衣物和头饰。这时候,有一种叫审美感知的东西竟神不知鬼不



草上人马



湖边景致



安营扎寨



饮马溪边



欢呼山水

“小洋,一起去逛街吧!不过,我妈妈要包粽子没有空去,你问问三婶有没有空搭我们去?”儿子接到与他同龄的堂姐小玥的邀约,兴奋不已,希望我能用车搭他们到街上去,只是我也没有空闲。

“妈妈,要不我和小玥开电动车去?”“不行,你们还是小孩,开车太危险。想上街,你们可以走路去呀。”我故意出难题,想让他们断了上街的念头。谁知儿子立马兴奋地打电话给小玥,两人决定步行上街。

儿子出门半个多小时了,我心里的挂念突然涌上心头,便忍不住打了个电话过去。“妈妈,好有趣!”还没等我说话,儿子那边就传来激动的感言。“一路上,空气很清新,风景很美丽!”听到他们的声音,我放心了许多。也许是被儿子的情绪所感染,我整个人也是处于兴奋状态当中。脑海里不断回忆着小时候赶集的美好时光。

小时候每次赶集都要走路,十几公里的路程,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但那时的我们一年赶集的次数也就那么一两回——就是大伯家的番石榴熟了的时候。番石榴一熟,大伯肯定选择一个好日摘好些给街上的二伯。那一天,我们穿上压箱底的自认为比较好看的衣服,穿上早早就擦洗干净的凉鞋,跟着大伯踏上了赶集的路。大伯戴着草帽,挑着担子,扁担两头装满番石榴的竹筐随着大伯轻快的步伐有节奏地颤动。我们蹦蹦跳跳地走在大伯前面,一路上风光宜人,我们唱着歌,很快就来到了二伯家……

不知不觉中,菜洗好了,也炒好了。老公一边盛粥一边也挂念起来,他忍不住唠叨着:

“刚刚你叫他们搭车去也行啊!”看着老公担心的样子,我又打通了儿子的电话。“喂,妈妈,我现在和小玥姐正在吃午饭,我们吃螺蛳粉,还加了火腿肠和鸡蛋。妈妈你就放心吧。”还没等我说完话,儿子挂断了电话。好家伙,看来是迫不及待地要享用美食了。

谁赶集不期盼美食呢!还记得我们把东西送到二伯家后,大伯带着我们来到街上。大街上热闹非凡,街道两旁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菜农、果农们戴着草帽或者斗笠,他们的货品都是用簸箕装着,摆放在地上。没有叫卖声,除了讨价还价的声音,还有就是拉家常,询问彼此姓啥名甚,很快卖家和买家很快就能确定是叔伯关系还是老表关系。每个人黝黑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那时没有塑料袋,买菜的人不是手提着篮子就是拿着蛇皮袋。如果买了鱼,鱼贩子用稻草从鱼的鼻子穿到嘴巴,再从鱼的嘴巴穿出来,然后打上一个好看又结实的结。买鱼的人直接拎着稻草,穿梭在人群中,鱼儿一开始还摆动身躯挣扎,但很快它就乖乖顺从了。逛着看着,肚子便咕咚地响了。

人生路上

“纵使一只蝴蝶飞过,我都觉得快乐……”

快乐的源泉

◎ 李燕珍

这时,大伯便买了几个葛薯,我们一人一个,用手剥开皮,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葛薯肉质结实且水分十足,一口咬下去嚼几下,脆脆甜甜,沁人心脾。没几下,感觉不渴了,但是还有点饿。接着,我们跟随大伯继续穿梭在人群中,终于到了美食专区:粽子、白糍糕、甜糍粑、盖糕,还有满口脆香的虾公糕,又脆又香的“火筒”,又甜又酥的米花,甜香有嚼劲的“糖粿”,还有热气腾腾的包子……我们便从衣角掏出攒存很久的几角钱,经过激烈的纠结和商议,最后各自买下最想吃的美食,然后快速逃离现场找一个安静的角落,细细地共享起来。

不知不觉,该回家了。于是跟着大伯踏上了回家的路。走着走着,姐妹姐妹们不是脚掌起泡就是鞋子坏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提着鞋子赤脚踩着泥路往家里走。下午的太阳好像愈发猛烈,那时的我们越来越累越来越渴,只能拖着疲惫的双脚慢慢地走,感觉就要坚持不住了。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位大妈在一棵大树下卖东西。凑近一看,呀,是木糍粑,下面有冰块!我们用乞求的目光眼巴巴地看着大伯。

大伯心软,便给我们一人买了一碗。一口下去,哇,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又软糯又丝滑,甜滋滋的,最舒服的是那冰凉的感觉,让整个身心舒畅无比。吃饱了,我们顿时满血复活。我们提着鞋子,狂奔起来……

“儿子,等会儿我开车去搭你们回来。”想到曾经的疲惫,我决定开车去接两个家伙。“妈妈,不用,等下我们再尝试走回去,到时如果累得实在走不动,你再来接我们。”

门响了,儿子回来了。他脸上没有特别的疲惫,见到我便喋喋不休地描述起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妈妈,在路上,我们遇见了好多认识的人,他们都很好奇地问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回答说,我们在体验生活!”

我也好奇地问道:“那你们体验到了什么?”儿子微微抬起头,捏了捏下巴,笑了笑,若有所思地说:“真正的快乐不用那么复杂,纵使一只蝴蝶飞过,我们都觉得快乐。而这种快乐,源自坚持,和对生活的热爱!”

我怔住了!
(作者为合浦人,乡村教师。)